

◎ 张浩

第一部



第一部
张洁

无字



沈鹏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无字/张洁著. - 北京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2001.12
(十月长篇小说创作丛书)

ISBN 7-5302-0637-0

I. 无… II. 张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87983 号

责任编辑: 隋丽君 书名题字: 沈 鹏

美术编辑: 王 晖 装帧设计: 杜羿纬

责任印制: 吴凤兰

无字 (第一部)

WU ZI

张洁 著

*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)

邮政编码: 100011

网 址: www.bph.com.cn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市朝阳北苑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 32 开本 12 印张 257 千字

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60000

ISBN 7-5302-0637-0

I·622 定价: 21.00 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作家对上个世纪的回望；

这是作家留给新世纪的声音；

这是作家为那些已然无法言说的魂魄，
诉说着他们饱经的沧桑与心底的困惑，叩问
着整个世界……

著名女作家张洁，历时十二载，潜心撰
著了这部凝重恢弘、空灵隽永的长篇力作。

小说以女作家吴为的人生经历为主线，
讲述了她及其家族几代女性的婚姻故事，描
摹了社会大动荡、大变革中各色人等的与世
浮沉、坎坷人生，展现了中国近百年间的风
云际会，对二十世纪的中国进行了独特的记
录与审视，写出了个说不尽的时代。

小说文字灵动洒脱，情节精妙跌宕，人
物复杂逼真，布局宏达伟阔。好似一部雄浑
的交响乐，一个回旋又一个回旋，撞击着人
们的心灵，进行着灵魂的拷问，留下无尽的
思索，实可谓阅其中而肆其外，给人以强烈
的艺术震撼。

老子有言：“大音希声，大象无形。”
太深重的苦难恐怕难以表述，太饱满的感情
恐怕无法言说，是曰《无字》。我们却于
《无字》中看到了作家对人类精神家园的苦
苦寻觅，听到了作家对新世纪的美好祈盼。

全书分三部，计八十余万字。

本册为第一部。

大音希声，大象无形。

老子

19

张洁 女，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。北京市作协专业作家，国家一级作家。第四届中国作协理事、第五届中国作协全委。现为北京市作协副主席、北京市政协委员。

1978年始发表文学作品，著有长篇小说《沉重的翅膀》（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），中篇小说《祖母绿》（获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），短篇小说《森林里来的孩子》（获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）等，是我国第一个荣获长篇、中篇、短篇小说三项国家大奖的作家。另有短篇小说集《爱，是不能忘记的》、中篇小说集《方舟》、长篇散文《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》以及《张洁文集》（四卷）等。

曾获1989年度意大利马拉帕蒂国际文学奖。

1992年被选为美国文学艺术院荣誉院士。

作品已被译为英、法、德、俄、丹麦、挪威、瑞典、芬兰、荷兰、意大利等多种文字出版。

◎ 责任编辑：隋丽君
◎ 美术编辑：王 晖
◎ 书名题字：沈 鹏
◎ 装帧设计：杜羿纬
◎ 责任印制：吴凤兰

◎
张洁
第一部

ISBN 7-5302-0637-0



9 787530 206379 >

定价：21.00 元

目 录

第一章	1
第二章	11
第三章	49
第四章	96
第五章	167
第六章	246
第七章	322

第一章

1

尽管现在这部小说可以有一百种，甚至更多的办法开篇，但我还是用半个世纪前，也就是一九四八年那个秋天的早上，吴为经过那棵粗约六人抱的老槐树时，决定要为叶莲子写的那部书的开篇——

“在一个阴霾的早晨，那女人坐在窗前向路上望着……”

只这一句，后面再没有了。

这个句子一撂半个多世纪……

2

她为这部小说差不多准备了一辈子，可是就在她要动手写的时候，她疯了。

也许这没有什么值得遗憾的地方，个

案，不过于造就那个案有关联的事物才有意义，对他人，比如说读者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

而且这件事也不值得大惊小怪，每时每刻有那么多人发疯。事实上你并不能分辨与你摩肩接踵，甚至与你休戚相关的人，哪个精神正常，哪个精神不正常。

但吴为的疯却让人们议论了很久。

当然，这不仅和她是一个名人有关，还因为她从小到老，一言一行，总不符合社会规范，在她那个时代、那一代人中间，甚至说是很不道德。哪怕与她仅有一面之交的人，也能列举出她的种种败行劣迹，——虽然现代人会对此不屑一顾。

所以她的疯，在疲软、需要靠不断制造轰动效应来激活的人际社会，实在是个再好不过的谈资，至少有那么一会儿显得不那么萧条。

在她发疯之前却没有显出蛛丝马迹。

相反，据她的一些朋友说，她甚至活得意趣盎然——

就在不久前，由她出面，为一位年届八秩，门前车马稀落的前辈，安排了一个生日聚会；

她刚从西藏旅游回来，给每个朋友都带了礼物，那些礼物品位不俗，总能引起朋友们的意外喜悦；

还给自己买了一套意大利时装，据说价格不菲；

又请了几次客，并亲自下厨，偶尔露峥嵘地做了一两个菜，在她并不稳定的厨艺记录上，那几道菜肴的口味真是无可挑剔；

还有人说，在一场盛大的、庆祝什么周年的文艺活动中看到她，装扮得文雅入时；

.....

一个要发疯的人，怎么可能对已经沦落到不三不四的日子，还有这样的兴味？

在别人看来，她的发疯实在没有道理——不幸如叶莲子者并没有疯，吴为又疯的什么意思？

虽然她发疯的那天早晨，有位记者打过一个电话，开门见山地问：“听说你有个私生子？”

她语焉不详地放下了电话。

想不到三十多年后，还有人，特别是一个男人，用这个折磨了她一辈子的事情羞辱她。

但她已不像三十多年前，像美国小说《红字》的女主人公那样，胸脯上烙了一个大红 A 字，赤身裸体地成为众矢之的，任人笑骂羞辱那样入地无门了。

要是这样的羞辱能解救她反倒好了。惨就惨在她的伤痛是这样的羞辱既不能动摇，也不能摧毁的。

有多少年，她甚至期待着这样的羞辱，以为如此可以赎去她的罪过，按照以毒攻毒的赎罪理论，总有“刑满释放”的一天。

这种电话算得了什么！比这更惨绝的羞辱她忍受了几十年，可她的灵魂从未感到轻松，没有，一点也没有。不但没有，反倒越来越往深处潜去。

有那么一天，她豁然开朗，便不再空怀奢望，撑起心肠，归置好她的万千苦楚，明明白白地留下一处规矩方圆的地方，端端正正地安置好这只能与她同归于尽的耻辱。

每当想起这些，她的眼前就漫起一片冥暗、混沌。在那冥暗混沌之后，一道咫尺天涯、巨无尽头、厚不可透的

石墙就会显现，渐渐地，又会有一束微光射向那石墙的墙面。

那束微光的光色，与叶莲子去世数天后她看到的那缕暗光的光色分毫不差。在那个凛冽的冬日，趁黑夜尚未交割清楚的时刻去到天坛公园，并在那几百年来不知存储了多少奇人脚步的小径上流连。一板一眼，按照一位据说能开天眼的高人指点，应在受到无论什么由头的惊吓时猛然回头——突然，她被凌空飞来的一噪剧嚇吓得一惊，回头一看，果然有一缕暗光在她身后一闪即逝，据说那就是母亲对她最后的关爱、眷顾。

回家的路上，天色仍旧晦暗，她走在行人还很稀少的路上，仰面朝对沉暗的天幕。那时，只有众生顶上的苍穹才能包裹她的创痛，且得是不见光明的、晦暗的。除了这晦暗的苍穹，一事一物似乎都在不过几步之遥却无望消抹的距离之外冷眼相望，毫无恶意却着实戳痛着陷于孤绝的她。

走着走着，她猛然看见天幕上出现了一个大大的“恕”字。

这个“恕”字，是她很少想到，也很少用到的一个字，遍查她所有的作品，的确很难找到。

“恕”字和“谅”字不同，它只能解释为对他人所犯之大罪，相对以牙还牙这一极端的另一种极端，如宽恕、饶恕、恕罪等等。那恰恰是叶莲子的典型语言，是她从幼年时代就沦落于苦难之中学会的第一课：如何掂量这个世道的轻重？

这不也是对吴为不孝的回答？

在重要的关节上，吴为总能于冥冥中看到什么文字或

是形象。

好比每每面对那石墙，便会在溟濛中看到有铭文在墙上时隐时现，铭刻着与她休戚相关而又不可解读的文字。起先那铭文像是刚刚镌刻上去的，而后如遭风霜雨雪的经年琢磨，反倒越来越深地蚀入石墙，或那石墙如血肉之躯不断生长，渐渐将那些文字无痛无觉地嵌入自己的身坯。

那是一种莫测的，说有形又不可见，说无形又很具体的力量，日夜镌刻不息的结果。

之后，她安安静静地吃完了一顿早餐，包括一片奶酪，一片抹了黄油和果酱的烤面包片，一杯咖啡和一杯牛奶，一只很大的梨，然后去厨房洗刷她用过的餐具。

她刷得很仔细，连叉齿中间的缝隙，也用洗洁布拉锯般地擦了很久。

到了二十世纪末，除了英国的皇家御厨，或是已然寥若晨星却仍固守旧日品位的高档饭店，或是某个冥顽不化的贵族之家，还有多少人在擦洗餐具的时候，擦洗叉齿中间的缝隙呢？

可能因为她是作家，对细节有着非常的兴趣。

当初，从方方面面来看，胡秉宸和吴为还分别处于两个极端到绝无碰撞可能的地界时，吴为正是惊鸿一瞥地从胡秉宸一个站姿断定，总有一天，他们之间必有一场大戏上演。

而胡秉宸的触点却截然不同。他在对吴为一无所知的情况下，首先认识的是她的舌头。

事实上隔着那么远的距离，即便不在茫茫的大雪中，

他也不可能看见吴为的舌头，但他日后一直固执地坚持，他看到了她的舌头。

在几十年前那场茫茫大雪中，胡秉宸走在“五七干校”四野空寂的田间小路上，正享受着一刻“独处”的自在，却迎头撞见一个女人站在旷野里。

像大多数有了阅历的人那样，他已经非常习惯于在大庭广众之下扮演一个角色。

但他自己也不甚明白，如他这种背景的人，大方向尽可无穷变幻，而诸多最具本质意义和再生能力的细节却难以泯灭。即便有所改变，也不过是一时一事的权宜之计，也可以说，是一种自觉或是不自觉的韬晦，一旦环境有变，仍会还原旧我。由于他的执著或软弱，清醒或迷茫，不论旧我或角色，都已深入骨髓，有时连他自己也难以区分哪一个才是真正的自己。

好比对“独处”的这份心领神会。

那时，他刚刚从“文化大革命”强加于他的种种罪名中解脱出来。

凛冽的风雪裹挟、抽打着他，有如置身一场冬浴，五脏六腑、从里到外，感到了一番略带刺疼的洗刷。他一面享受着这沐浴后的洁净，一面眯着眼睛回想历次政治运动，因了他的睿智、严谨，更因了他的幸运（纯粹是幸运吗？）而从未伤及皮毛，惟独“文化大革命”未能幸免……

在这之前，也不是没有过独处独省的时刻，但他的思绪总是零乱驳杂，而这一天却流畅顺达。也许那一日四野飞絮，渺无人迹，天地间有一种混沌初开的气势，面对混沌初开的浩淼，难免让人生出沉潜其心、细说从头的心思。

要是人们以为他在怜惜抚爱自己可就小瞧他了。像他这种从小就在“场面”中浸润的人，这一次落难真算不了什么。

出于对历史的爱好，他禁不住把纵横上下几十年的经历，做一个宏阔的题目来温习。

他不曾意识到，这温习早已成为一部乐曲中的主旋律，曾在，也将在他生命的每一个乐章中反复出现。而每一次出现，都像《命运交响曲》中那几声敲打命运之门的重击，反复叩问着一个世纪的疑惑。

或许他本就是那疑惑中的一个部分，这温习也就始于疑惑，止于疑惑，终究不得其解，长期处在“剪不断，理还乱”的状态。

一阵劲风平地旋起，在风雪强劲的旋涡中，他平添了身不由己、漂浮悬坠的感觉。

从幼年时代起，抱负远大、方方面面堪称卓著的胡秉宸，不得不在这风雪交迫的裹挟中，发出“嗨！——”的一声长叹。

也许因为他的漫想。

也许因为那雪。他突然想起祖宅里那几棵腊梅，还有腊梅散发着的淡极并沁着泥绿色的幽香。

那祖宅早已隐去，就像从未存在过地消失在他以后的空间里。可彼时彼刻，他却毫无道理地想，他没有在那宅子里白白生长。他的作为，他的遭际，似乎都与那老宅子不无关系。

否则当时也不会有了一份心情。正是这一份心情，才使他对迎头撞见的那个女人发生了兴趣。

纷纷扬扬的大雪模糊了她的身影和她身后的老树、丘陵，还有丘陵后的山峦、灌木、田野。他只注意到她奋力向上延展着躯体，长伸着舌头，专心致志地去承接那根本不可能接住的雪花，却没有注意到，当所有“五七战士”都在这大雪纷飞的日子偷得一日闲地拥在炉边取暖的时候，这女人却优哉游哉，独自潜入雪寰那份“野渡舟横”的情致。

他马上拐入另一条小路，爬上一道小丘，在确信无人发现的情况下，对这个景致注视了一会儿。

从田埂上跑来一只摇头晃脑的狗。只见她弯下身子，在雪地上拢起一捧雪攥成雪球，向那只狗打去。她没有打中，狗儿却兴高采烈地欢叫起来。

她似乎也没有想要打中的意思，只是因为这雪、这狗、这了无人迹，才想攥一个雪球。

他突然涌起一阵冲动，想要攥个雪球向她甩去，相信一定甩中。随即又摇了摇头，觉得自己实在荒唐。

然后嘴角上带着一抹连他自己也不甚察觉、了解其含意的笑意离开了，随即也就忘掉了这个大雪纷飞的日子和雪中这个独一无二、不意之中闯入他视野里的女人。

不过他小看了那一个雪日的经历。

只有在和吴为后来的邂逅中，这个雪日的情景才重新浮现出来，并常常用来佐证他对她的爱始自彼刻、年深日久、源远流长，而并非因为吴为后来地位的变化。

这种情况时有发生，如果人们把一件子虚乌有的事情

翻来覆去想了又想，最终就会为那事情找到一个他自己也深信不疑的源头。

而这的确是个很好的铺垫。

至少说明他对她的“印象”自彼而始。

3

同样，吴为这个擦洗叉齿的细节就有点耐人玩味。

4

正在她擦洗叉齿间的那些算不得污垢的污垢时，电话又响了。她想，可能又是那个记者，便有了准备地去接那个电话。

但不是那记者，而是一个久已不见的胡秉宸的熟人。他又说天气又说股票又说儿女们的出息……突然猝不及防又并非十分意外地向她一袭，“有件事我不知道该不该说，不过我是不相信的……大家都说你把胡秉宸一脚踹了，又嫁了一个比他有钱有势的人。”

开始她还真以为是误会，“人们是不是听错了，把胡秉宸再婚当成了我？”随即想起，她已不是第一次听到这样有谋有划的流言了。

更有一种说法是她长期滞留国外，又嫁了个“老外”，她是彻底地把胡秉宸抛弃了，所以根本不给胡秉宸写信，他连她在国外的行止都无从得知。